

卷第八十 方士五

周隱克 張士政 陳休復 費雞師 嶽麓僧 強紳 彭釘筋 崔無斲 蜀士 陳岷 鄭山古 馬處謙 趙聖人 黃萬戶 何奎 孫雄 李漢雄

周隱克

周隱克，有術數，將相大僚咸敬如神明，宰相李宗閔修弟子禮，手狀皆云然。前宰相段文昌鎮淮南，染疾，曰：「尊師去年雲我有疾，須臥六日。」段公與賓客博戲飲茶，周生連吃數碗，段起旋溺不已。良久，驚語尊師曰：「乞且放，虛憊交下不自持。」笑曰：「與相公為戲也，蓋飲茶慵起，遣段公代之。」（出《逸史》）

張士政

唐王潛在荊州，百姓張士政善治傷折。有軍人損脛，求張治之。張飲以一藥酒，破肉，取碎骨一片，大如兩指，塗膏封之，數日如舊。經二年餘，脛忽痛，復問於張。張曰：「前君所出骨寒則痛，可遽覓也。」果獲於床下，令以湯洗，貯於絮中，其痛即愈。王子弟與之狎，嘗祈其戲術。張取草一掬，再三揉之，悉成燈蛾飛去。又畫一婦女於壁，酌滿杯飲之，酒無遺滴。逡巡，畫婦人面赤半日許。其術終不傳人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陳休復

唐李當鎮興元，褒城縣處士陳休復號陳七子，狎於博徒，行止非常。李以其妖誕械之，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復。無何殞於狴牢，遽都腐敗，所司收而瘞之。爾後苑在褒城，李驚異不敢復問。一旦愛女暴亡，妻追悼成疾，無能療者。幕客白曰：「陳處士真道者，必有少君之術，能祈之乎？」李然之，因敬而延召，陳曰：「此小事爾。」於初夜，帷裳設燈炬，畫作一門，請夫人下簾屏氣。至夜分，亡者自畫門入堂中，行數遭，夫人福憶，失聲而哭，亡魂倏然滅矣，然後戒勉，令其抑割。李由是敬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費雞師

唐蜀有費雞師，目赤無黑睛，本濮人，段成式長慶初見之，已年七十餘。或為人解疾，必用一雞，設祭於庭，又取江石如雞卵，令疾者握之，乃踏步作氣噓叱，雞旋轉而死，石亦四破。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。嘗謂曰：「爾有大厄。」因丸符逼令吞之，復去其左足鞋及襪，符展在足心矣。又謂奴滄海：「爾將病。」令袒而負戶，以筆再三畫於外，大言曰：「過過。」墨跡遂透著背焉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嶽麓僧

唐廣南節度下元隨軍將鍾大夫，忘其名，晚年流落，旅寓陵州，多止佛寺。仁壽縣主簿歐陽衍愍其衰老，常延待之，三伏間患腹疾，臥於歐陽舍，逾月不食。慮其旦夕溘然，欲陳牒州衙，希取鍾公一狀，以明行止。鍾曰：「病即病矣，死即未也。既此奉煩，何妨申報。」於是聞官。爾後疾愈，孫光憲時為郡倅，鍾惠然來訪，因問所苦之由，乃曰：「曾在湘潭，遇干戈不進，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，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，且云：『服此藥後，要退，即飲海藻湯，或大期將至，即肋下微痛，此丹自下，便須指揮家事，以俟終矣。』遂各與一緡，吞一九。他日入蜀，至樂溫縣，遇同服丹者商人，寄寓樂溫，得與話舊，且說所服之效。無何，此公來報肋下痛，不日其藥果下。急區分家事，後凡二十日卒。某方神其藥，用海藻湯下之，香水洗沐，卻吞之。昨來所苦，藥且未下，所以知未死。」兼出藥相示。然鍾公面色紅潤，強飲啗，似得藥力也，他日不知其所終，以其知命有驗，故記之焉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強紳

唐鳳州東谷有山人強紳，妙於三戒，尤精雲氣。屬王氏初並秦鳳，張黃於通衢，強公指而謂孫光憲曰：「更十年，天子數員。」又曰：「並汾而來悠悠，梁蜀後何為哉。」於時蜀兵初攻岐山，謂其旦夕屠之。強曰：「秦王久思妄動，非四海之主，雖然，死於牖下，乃其分也。蜀人終不能克秦，而秦川亦成丘墟矣。」爾後大鹵與王鳳翔不羈，秦王令終，王氏絕祚，果葉強生言。有鹿盧蹻術。自云老夫耄矣，無人可傳，其書藏在深穩處古杉樹中。因與孫光憲偕詣，開樹皮，發蠟緘，取出一通絹書，選吉辰以授，為強嫗止之。謂孫少年矣，慮致發狂，俾服膺三年，方議可否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彭釘筋

唐彭濮間。有相者彭克明。號彭釘筋。言事多驗。人以其必中。是有釘筋之名。九隴村民唐氏子。家富谷食。彭謂曰。唐郎即世。不掛一縷。唐氏曰。我家粗有田隴。衣食且豐。可能裸露而終哉。後一日。江水泛漲。潭上有一兔。在水中央。唐謂必致之。乃脫衣泅水。無何為泛波漂沒而卒。所謂一縷不掛也。其他皆此類。繁而不載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崔無斲

偽王蜀先主時，有道士李皓，亦唐之宗室，生於徐州，而游三蜀。詞辯敏捷，粗有文章。因棲陽平化，為妖人扶持，上有紫氣，乃聚眾舉事而敗，妖輩星散，而皓獨罹其禍。先是李皓有書，召玉局仙楊德輝赴齋。有老道士崔無斲自言患聾，有道而托算術，往往預知吉凶。楊德輝問曰：「將欲北行，如何？」令崔書地作字，乃書北千兩割字，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，曰：「去即乖覺。」楊坐不果去，而皓齋日就擒，道士多罹其禍。楊之倖免，由崔之力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蜀士

偽王蜀有王氏子承協，幼承蔭，有文武才，性聰明，通於音律。門下常養一術士，潛授戰陣之法，人莫知之。術士襤褸弊衣，亦不受承協之資錢。承協後因蜀主講武於星宿山下，忽於主前呈一鐵槍，重三十餘斤，請試之。由是介馬盤槍，星飛電轉。萬人觀之，咸服其神異。及入城，又請盤城門下鐵關，五十餘斤，兩人舁致馬上，當街馳之，亦如電閃。大賞之，擢為龍捷指揮使。其諸家兵法，三令五甲，懸之口脛。以其年幼，終不付大兵柄。奇異之術，信而有之。（出《王氏見聞錄》）

陳岷

後唐莊宗世子魏王繼岌伐蜀，回軍在道，而有鄴都之變。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，所在催魏王歸朝。張漢賓知蜀中事，

急行，至興元西縣逢魏王，宣傳詔旨。王以本軍方討漢州，康延孝相次繼來，欲候之出山，以陳凱歌。漢賓督之。有軍謀陳岷，比事梁，與漢賓熟，密問張曰：「天子改換，且是何人？」張色莊曰：「我當面奉宣詔魏王，況大軍在行，談何容易。」陳岷曰：「久忝知聞，故敢諮問。兩日來有一信風，新人已即位矣，復何形跡？」張乃說：「來時聞李嗣元過河，未知近事。」岷曰：「魏王且請盤桓，以觀其勢，未可前邁。」張以莊宗命嚴，不敢遷延，督令進發。魏王至渭南遇害。（出《王氏見聞錄》）

鄭山古

偽蜀王先主時，有軍校黃承真就糧於廣漢綿竹縣，遇一叟曰鄭山古，謂黃曰：「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，有剝金之號，曰金湯鬼。此年蜀宮大火，至甲申、乙酉，則殺人無數，我授汝秘術，詣朝堂陳之。儻行吾教以禳鎮，庶幾減於殺伐。救活之功，道家所重，延生試於我而取之。然三陳此術，如不允行，則止亦不免。蓋泄於陰機也，子能從我乎？」黃亦好奇，乃曰：「苟稟至言，死生以之。」乃齋秘文詣蜀。三上不達，乃嘔血而死。其大火與乙酉亡國殺戮之事果驗。孫光憲與承真相識，竊得窺其秘緯，題雲黃帝陰符，與今陰符不同，凡五六千言。黃雲受於鄭叟，一畫一點，皆以五行屬配，通暢齋。實奇書也。然漢代數賢（賢原作言，據明抄本改）生於綿竹。妙於讖記之學，所云鄭叟，豈黃扶之流乎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馬處謙

偽王蜀葉逢，少明悟，以詞筆求知，常與孫光憲偕詣術士馬處謙，問命通塞。馬曰：「四十已後，方可圖之，未間，苟或先得，於壽不永。」於時州府交辟，以多故參差，不成其事。後充湖南通判官。未除官之前，夢見乘船赴任，江上候吏，旁午而至，迎入石窟。覺後，話於廣成先生杜光庭次，忽報敕下，授檢校水部員外郎。廣成曰：「昨宵之夢，豈小川之謂乎？」自是解維，覆舟於犍為郡青衣灘而死，即處謙之生知。葉逢之凶夢，何其效哉。光憲自蜀沿流，一夕夢葉生云：「子於青衣亦不得免。」覺而異之，泊發嘉州，取陽山路，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險。無何篙折，為泛流吸入青衣，幸而獲濟。豈鬼神尚能相戲哉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趙聖人

偽蜀有趙溫圭，善袁許術，占人災祥，無不神中，蜀謂之趙聖人。武將王暉事蜀先主，累有軍功。為性兇悍，至後主時，為一二貴人擠抑，久沈下位，王深銜之。嘗一日，於朝門逢趙公，見之驚愕，乃屏人告之曰：「今日見君面有殺氣，懷兵刃，欲行陰謀。但君將來當為三任郡守，一任節制，自是晚達，不宜害人，以取殃禍。王大駭，乃於懷中控一匕首擲於地，泣而言曰：「今日比欲刺殺此子，便自引決，不期逢君為開釋，請從此而止。」勤勤拜謝而退。王尋為郡，遷秦州節度。蜀亡，老於咸陽。宰相范質親見（見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）王，話其事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黃萬戶

偽王蜀時，巫山高唐觀道士黃萬戶。本巴東萬戶村民，學白虎七變術，又云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。常持一鐵鞭療疾，不以財物介懷，然好與鄉人爭訟，州縣不之重也。或州刺史文思輅亦有戲術，曾剪紙魚投於盆內而活，萬戶投符化鰻而食之。其鐵鞭為文思輅收之，歸至涪州亡其鞭，而卻歸黃矣。有楊希古，欲傳其術，坐未安，忽雲，子家中已有喪穢，不果傳，俄得家訃母亡。又蜀先主召入宮，列示諸子，俾認儲後，萬戶乃指後主。其術他皆仿此。唯一女為巫山民妻，有男傳授秘訣，將卒，戒（戒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）家人勿殮，經七八日再活，不久卻殞也。青城縣舊有馬和尚，宴坐三十五年，道德甚高。萬戶將卒，謂家人曰：「青城馬和尚來，我遂長逝也。」是年，馬師亦遷化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何奎

偽王蜀時，閬州人何奎，不知何術，而言事甚效，既非卜相，人號何見鬼，蜀之近貴咸神之。鬻銀肆有患白癩者，傳於兩世矣，何見之謂曰：「爾所苦，我知之矣，我為嫁聘，少鑲釧釵篋之屬，爾能致之乎，即所苦立愈矣。」癩者欣然許之，因謂曰：「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，或供養之具在焉，亡者之魂所依，故遣為此崇，但去之必瘳也。」患者歸視功德堂內，本無他物，忖思久之，老母曰：「佛前紗窗，乃重圍時他人之物，曾取而置之，得非此乎？」遽徹去，仍修齋懺，疾遂痊。竟受其鑲釧之贈。何生未遇，不汲汲於官宦，末年祈於大官，自布衣除興元小尹，金紫，兼妻邑號，子亦賜緋，不之任，便歸閬州而卒，顯知死期也。雖術數通神，而名器逾分，識者知後主政悉此類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孫雄

嘉州夾江縣人孫雄，號孫卯齋，其言事亦何奎之流。偽蜀主歸命時，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。舊與孫相善，亦神其術。將赴洛都，咸問將來升沈。孫俯首曰：「諸官記之，此去無災無福，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，曰孫雄非聖人耶，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。」諸官咸疑之。爾後量其行邁，合在咸京左右，後主罹偽詔之禍，莊宗遇鄴都之變，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李漢雄

李漢雄者，嘗為欽州刺史，罷郡，居池州。善風角推步之奇術，自言當以兵死。天祐丙子歲，游浙西，始入府而歎曰：「府中氣候甚惡，當有兵亂，期不遠矣。吾必速回。」既見，府公厚待之，留旬日，未得遽去。一日晚出逆旅，四顧而歎曰：「禍在明日，吾不可留。」翌日晨，入府辭，坐客位中，良久曰：「禍即今至，速出猶或可。」遂出至府門，遇軍將周交作亂，遂遇殺害於門下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